

卷
廿九
の
十
△

39-40

又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國用考 漕運下

淮安運道

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
爲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
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
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
壩禁弛河渠淤塞 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
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 萬歷四年開草

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 七年
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
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文以通
濟開逼近黃河舊址坍塌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
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
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
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
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兩相隣恐有衝浸移築天妃
閘內 八年用石包砌高堰 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
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
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
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
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

揚州高寶運道

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河堤
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
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堤長三十餘里 洪武九
年用磚修高家潭等處 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

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堤運船觸堤
往往敗溺 弘治三年 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
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
岸俱甃以石 嘉靖五年題准於汜光湖東傍舊堤開
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
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
月堤長二十一里 萬歷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
堤多壞 七年 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閘
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十二年題准於石

堤之東旁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
曰弘濟河

憲宗成化中總理河道侍郎王恕疏論淮揚一帶河道南
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
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身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
每遇旱乾湖水消耗則河輒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
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旱乾亦
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
闊不能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

用九萬餘人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掃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萬餘束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記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十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二萬三千餘人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

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加以天旱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鹽魚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

所牛車脚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隘本錢軍民難以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年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造放水板閘四座

減水閘八座約費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若從臣請庶幾舟楫流通永爲軍民無窮之利矣

儀真瓜洲運道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時儀真常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爲壩 弘治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 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欄潮閘嘉靖五年題准潮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閘延久 萬歷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

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 隆慶六年題准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 萬歷四年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

丹陽運道

常州至丹陽河道淺淤歲費工力開挑嘉靖十九年夏四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江陰大盜黃良秦璠

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執捕官繫檣竿射殺之南科以聞 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 令奪俸置理有差

置閘始末

漕河之閘起徐州迤北至臨清七百里置閘四十有四曰會通閘曰臨清閘曰板閘曰新開上閘曰戴家灣閘曰上橋閘曰梁家鄉閘曰七級二閘曰阿城二閘曰荆門閘曰安山閘曰開河閘曰南旺北閘曰南旺南閘曰永通閘曰焚閘曰上新閘曰下新閘曰天井閘曰在城

開曰趙村開曰石佛開曰新店開曰新開曰仲家淺開
曰隨家淺開曰魯橋開曰棗林開曰南陽開曰廣運開
曰谷亭開曰八里灣開曰孟陽泊開曰胡陵城開曰飛
雲橋開曰金清口開曰沽頭上開曰謝溝開曰新興開
曰黃家開自元朝者二十餘 國家自永樂至嘉靖年
間先後增置者二十餘而減水月河通湖諸開不與焉
然歲久變遷有名存而實亡者矣

徐呂二洪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

名百步洪 成化四年 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甃石
路長一百三十丈以便牽挽 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
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嘉靖二十年於洪下
置石開一座

按二洪必自黃河而流始大正統戊辰河決滎澤孫家
渡南徙衝張秋鎮二洪僅受開河之水不可以舟廼議
從河南懷慶府武陵縣導沁水下入梁靖口以濟二洪
正統初叅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損運舟議於洪築堰
遏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未幾閘廢迄今旱水溢即築
攔河壩逼流入內洪亦建閘遺意也顧水勢日淺溢至
嘉靖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是年秋黃河決夏邑經蕭
縣城南以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二洪遂得濟即今梁
靖之流亦甚微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
常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或曰二洪之後皆可
開月河以建閘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時啓閉
盛則由洪溢則由閘亦永久之利也如是則二洪之險
失矣但山脉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二洪役夫必藉險

以規利考役夫歲費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亦
一計也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
距七里亦運河要害 成化八年 命官甃二石堤共
長七十餘丈 十六年 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
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
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
石閘一座 羊山新河 萬歷十一年議准由昭靈祠
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
避威港之溜

南旺湖

南旺湖即七十二泉所匯也跨寧陽濟寧之境縈迴百
五十里漕渠貫其中湖既受漕河衝貫遂分爲東西兩
湖先年尚書宋理導汶東北流引入湖中而後分流南
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追其故惟以西岸爲南旺西湖東
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爲馬踏坡與蜀山波湖
馬踏之下爲五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諸湖通
連中無限隔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
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

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竒以便大
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大閘一座
昭陽湖

昭陽簿運河沽頭等處亦大湖也於河之南口建二閘
啓閉從金溝口引水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決
東堤入昭陽湖壅沙沒其二閘自金口之流亦微是都
御史劉天和議將下流南口更築堤遏湖水使倒注鷄
鳴臺又將湖東新河陽絕之泉橫築壩以入湖由是水
積而利益大

按濟漕不出於此二湖也南畿志載淮揚諸湖之水渙散無紀乃築堤束水界爲漕渠而田畝運道始利都御史陳公濂又於邵伯湖作石堤二十餘里而堤始固湖多風濤舟復損於石弘治三年都御史白公昂又於高郵之北五十里作外堤長四十里南北作石牒啓閉名康濟河而湖患除惟汜光湖在賈應尚爲舟患知縣聞人詮嘗請如高郵治外堤得可其奏而有司未竟其事似不可終輟也霍韜議云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塞以通運道然淤泥自高而下勢無限極

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鷄鳴臺至沙河宿遷路不過百里惟湖西寬濶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可備風濤水涸易爲通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夫丁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逸大不侔矣

按昭陽湖跨沛之境南北與漕道貫脉顧當時始開漕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者不藉於昭陽而別爲一漕道者只以昭陽有覆溺膠
淺二患耳今如湖側可築堤是或一說也

湖泉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
諸河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
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河卽爲運
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
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開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
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開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

者爲新河派卽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詳具於
左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
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
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
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復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
盈卽洩入湖每致洩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
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
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即獨山坡滙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河乃安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洪溝入新河

蛤漫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
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
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
上下相接

泉

齊魯地多泉故開河自徐達衛地七百里賴泉以濟劉
天和曰運道以徐充開河爲喉襟開河以諸泉爲本源
今查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
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以來每年雖有

濟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濬而修治之庶漕渠有濟
會通河始末

成祖永樂九年二月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
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
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因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使者
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
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
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
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十一
漕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 命兩御史監
督 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淮
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通東昌入臨清計三
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
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
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
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
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

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
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泊沙
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
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堤計百八十丈
從之 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
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自淮安
西管家湖至淮河鴨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
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宣宗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常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

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以入運河決張秋地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堤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縣至懷遠界入於淮海會通河遂淤治水之間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堤之首東南行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由是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六 一五
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淤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凡八役夫五萬八千有奇材九萬六千有奇竹以竿計倍之鐵十三萬斤有奇鏈三千緡百八釜三千八百有奇麻百萬荆倍之藁桔又倍之石若土則不可以數計糧五萬石

憲宗成化四年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漬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

覆溺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二十年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州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各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道稽遲請加修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董其事

孝宗弘治三年河決原武 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時河決分三支一出封丘縣金龍口漫祥符長垣下曹
濮潰張秋長堤一出中牟縣下尉氏縣一出汎蘭陽儀
封考城歸德之境至於宿州 廷議遣昂挑濬通許河
江荆口二處弗績乃首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築塞金
龍口挑濬滎澤縣之楊橋以分導河流濬宿州古汴河
以達泗挑開歸德之小壩分河流入睢寧縣之小河名
爲睢河以殺之又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

橋一帶皆深廣矣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凡三十六由
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役夫凡二
十五萬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決
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
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
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
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
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虞
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倍增汴堤

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
哉 五年決楊家金龍等口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
爲右副都御史往治之大夏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
塞乃發丁夫數萬從黃陵岡浚舊賈魯河四十餘里由
曹以出於徐分殺水勢又浚河自孫家渡口七十餘里
別開新河一道由陳潁蕩水南行以入於淮又浚河由
中年扶溝陳潁二十五里至宿遷東入於淮又浚淤河
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
亳州渦河會於淮又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

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劉天和曰劉忠
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
及蕩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決而張秋
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 又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云
黃河沁水自大潭口合流東下先年此河於通許縣分
流一股入鳳陽渦河接連淮河又於江荆口分一股流
於衛輝河又於金龍口分一股流下張秋其徐州止是
小黃河一股流下所以水不爲患近年以來通許縣河
及江荆口二股俱已淤塞而金龍口又經先年侍郎白

昂築塞况上流身寬濶水勢散漫及至徐州城邊河道窄狹所以涵湧衝決爲患

英宗正德四年黃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勢甚盛世宗嘉靖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運道遂淤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往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封趙皮寨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勢至己丑庚寅兩年間飛雲橋之流益北徙魚臺之谷亭勢將及濟寧一時舟行閘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

阻隔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南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悉淤於廷議天河往督濬事至訪群議或謂引黃河或謂濬漕河天和遂躬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凡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谷亭遂定計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施植柳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

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來漫流運道遂通
按問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入運如正統戊辰
全河徙孫家渡即今滎澤縣南徙至弘治己酉凡四十
餘年而始淤 朝廷相繼遣官往治自弘治六年迄嘉
靖年間凡十餘濬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故 國家
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濬於建開通運不復
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
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
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 宋歐陽修曰黃河已棄之

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
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填塞之河渠道猶存也

四十四年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
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
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亦徑衝
魯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
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往治河
衡議開南陽口至溜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溜城
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

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
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
淺溢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
舊河與沽頭開數里復淤百中橋至溜城一帶新河堤
又決百十餘丈及溜城至白洋淺運道仍淤言官復劾
奏 金景輝疏曰我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 命大
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
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
朝廷恐妨國計仍 命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疏

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
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
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不
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
春時雨少泉脉微細以至淺溢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
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
興墓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
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
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

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開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爲便利 王軌重開會通河疏云臣竊思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何欲置開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竊料開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爲無補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空運邊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

細爲之向道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 京師坐困矣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乞 勅命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閘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亦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顧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 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 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二
之虞所謂富國強兵一舉而兩得者也

今上萬歷二十三年三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疏濬高寶二湖其畧云臣竊維高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衆湖聯絡滙爲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非所以爲國也治河者但知築堤爲要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堤土之版築一經風雨之淋則即此堤上之土又反爲填河之害矣如是則內之容受

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決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焉能禦哉去歲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爲沮洳之場補葺未已又復報決且比聞漕渠之水亦漸艱澁可不爲寒心哉夫此二湖者雖善泛溢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納爲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必有歸而後不爲害查得二湖之在上流者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流者則有蒙龍喻口尤爲入海要路聞有 旨疏濬而復輟臣誠不知其

故也尤有要者欲其容蓄必當預復其翕受之所何也
水必有容而後不橫溢查得該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
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甸城之二塘緣茲
二湖既受諸山之水以此五塘斯有容受之處原設石
閘確有定例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漕
河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今竟不
聞修復何也乞 勅工部再議如復挑淺以疏積土復
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似可無難惟濬下流并厚五
塘二議尤爲喫緊耳 六月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

原其畧云臣于去年奉 命巡按淮揚比五月入徐州
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盡淺臣一望黃流見城外有堤幾
與城齊堤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將
不知其所終是黃水之日高爲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
而泗一望淮水見城牆之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
環之傾頽民舍滄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爲泗城害者
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所
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爲堤者皆岸上加土水高平地
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漸薄薄則易潰

今日報決青水潭明日報決濠家灣又明日報決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寧晷閭閻日疲於奔命田舍悉漚爲巨浸是漕水之日高爲地方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咨諏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于海淮河之水自桐柏涉壽潁決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于海夫此沆漭兩河納百川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脉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日結淤而高泥高于河水漲于上向所稱呂梁一洪至爲險峻今則履爲坦途而不

知有洪于是乎黃漲而徐城坐困矣強黃外抗弱淮中停况又截以高應堤以張福即向所稱洪澤等河各有界限今則漚而浩渺無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出勢必南注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水漫而南于是乎水漲而漕堤決矣于此而按其勢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之泛漲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于今昔所議三又鎮耿公廟訾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由灌

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既分淮無壅遏或又盡決張福之堤大開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則祖陵以奠運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措之衽席矣是年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一議錢糧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成各道督率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許稽遲致悞工程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科索苦累夙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每十有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識認稽查分界止宿以杜

爭鬧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以防意外之虞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督率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等兼督率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涇河子嬰溝等處五港口三分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家壩三大工每工以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催募人夫及放錢糧措備器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司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給散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糧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推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官各官如遇陞遷不許離任 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心大工肇舉怨謗易生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惟法紀嚴明也宜甄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定行紀勸否則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別各委官如橫生疑畏致隳大工者許指名具 奏重治 詔從之 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奏 祖陵運道事本兼重分黃導淮勢實相須向者淮流壅遏由于清口河身墊高黃流倒灌淤沙阻塞漸成 以致水積盱泗患及 祖陵今之議者有謂開黃家壩以分黃闢清

口沙以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以消淮泗積水者有謂于運河口起至甘羅城北拐角對正東岸邊另挑小渠一道暫以行運者有謂沙在所當闢爲目前第一務者即今糧運過淮在邇事勢燃眉雖運口新挑小渠暫可通漕然非永賴長策則清口沙之闢誠有不容緩者至謂運船出清口從鮑王口轉入黃河不如移口于江浦上與鮑王口對直出入僅渡一河相趾止二里許既無遠涉輓輸之勞又免舊口淺灘之患爲運道永便乞命漕臣定議奏報如此不惟運道無梗塞之虞 陵泗

亦可免壅溢之患矣 詔可之至六月盡而功成 閏
八月工部覆奏高寶諸河爲淮泗旁洩之路先因淮水
汎溢清口阻隘宣洩無自議開周橋等處急洩淮漲以
安 祖陵又恐淮身不容納故議濬涇河子嬰溝以洩
河入海闢金灣芒稻河以引湖入江即今分黃導淮已
告成功而猶當廣其入海入江之路以防伏秋之潰伏
乞下漕臣雜議

糧船

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船永樂初漕江南粟一由海

道至直沽口入白河抵通州一渡淮溯黃河至陽武又
陸運衛河抵通州海運用遮洋船裏河用淺船永樂九
年濬治會通河成運船由淮直達于衛遂罷陸運十三
年增造淺船三千餘隻一年四次從裏河轉漕遂罷海
運獨薊州軍餉用遮洋船海運如初凡修理改造南京
并中都留守司江南北直隸諸衛湖廣江西浙江三都
司淺船俱隸清江提舉司北直隸諸衛山東都司淺船
并遮洋船俱隸衛河提舉司內江南直隸湖廣等三都
司淺船經由瓜州儀真壩者每五年一造其餘止由裏

河者并遮洋船俱十三年一造宣德五年以後江南直隸湖廣等三都司淺船各歸原衛所自造嘉靖三年北直隸山東都司淺船并遮洋船俱改清江提舉司造計今原衛所并清江提舉司額造淺船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隻遮洋船五百二十五隻共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淺船以運京通倉糧三百七十萬石遮洋以運薊州軍糧二十四萬石并天津倉糧六萬石凡運糧先年俱官給運軍材料修理至成化十六年始令各處運糧通加耗一斗各把總官變賣時價解送清江衛河提舉

司給與官軍造船其有司木料并抽分木植價銀停止

十七年議定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價銀共一

萬七千兩 弘治三年議准每船一隻官給銀五十兩

軍自辦五十兩底船准二十兩共銀一百二十兩 十

六年議准清江提舉司船增銀十兩通前共銀六十五

兩軍止辦三十五兩 嘉靖八年議准通行各該巡按

嚴督各該司府州縣衛所各將年例軍民料價預爲派

徵務在上年九月以裏給發若徵收未完聽將貯庫別

項官銀借給候完補還如十二月終不完給者府州縣

衛所收料官住俸正月終不完者府州縣衛所各掌印
官住俸收料官革去冠帶首領官吏提解漕運衙門問
罪四月終不完給者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所各掌印
并催科收料官一體叅奏提問府州縣衛所官降級文
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中間若有侵
那等項情弊從重究問 二十年議准南京戶部將貯
庫鹽引紙價積餘銀內每年動支一千七百八十四兩
南兵部將武庫司收貯缺官柴薪銀內每年動支一千
兩俱自嘉靖十九年爲始聽候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
委官支領前去淮安清江浦造船代南京疲敝衛所餘
丁料價永爲定規

今上萬歷九年議准浙江漕船先因瓜洲車壩將雜木作
底五年一更後因建閘得免車盤改限七年今改楠木
計價一百二十七兩必駕運十年以外方許另造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國用考

海運始末

秦始皇時攻匈奴自瑯琊轉輸至于邊

唐懿宗咸通中始議行海運

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使相度卒不果

元

世祖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張瑄載
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乃命上
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
千餘石至京師然舣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
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 二十年用王積翁議廣開
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
河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
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
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乃顏叛羅

璧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陵河至廣寧十寨諸
軍賴以濟乃加璧昭勇大將軍 二十七年海船萬戶
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聞者
七然後入海歲止三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
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
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
之 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爲都漕運
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爲
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無患而元亦信任之舉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
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
成宗大德初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於江浙受除者憚涉
險不行張思明請陞等以優之因著爲令 五年十月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七年以
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十一年 武宗時未改元
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一百四十五石今江浙歲儉不
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并由海道
達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
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充海漕之例至是始漕到京者
二百萬有餘

凡運糧每石有脚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
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
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
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年間斟
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溫
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十兩五錢紹興浙江船每

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
白糧例給焉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船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
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
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
至揚州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
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却
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

灘於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
芝菜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
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
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從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然
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間亦有之亦有船毀而棄其米
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
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仁宗皇慶元年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延祐五年以
民饑增海漕四十萬石 七年以海漕不給命江浙行
省以財賦府鈔益之還其直

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
極而京倉充滿故也

泰定帝泰定二年海運江南糧一百七十萬石直至于京
師 時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
舒東南民力可其奏

文宗天歷二年命江浙行省明年漕運糧二百八十萬石

赴京師王克敬調海道都漕海運萬戶是歲當天歷之
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
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爲脫在常年而往
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
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 至順
元年中書省臣言江浙民饑今歲海運爲米二百萬石
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九月江浙行省言今歲夏
秋霖雨大水沒民田甚多稅糧不滿舊額明年海運本
省止可二百餘萬 二年中書省臣言明年海運二百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四十萬石已令江浙運二百二十萬河南二十萬今請江浙復增二十萬從之

初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時王良爲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抗言曰運戶有官職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又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一百五十萬緡運戶自是得免

於破家

順帝至元四年江浙海運糧數不足撥江西河南五十萬石補之

初翰林學士虞集論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於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畊以萬夫畊命爲萬夫長以千夫畊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

經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異議者多事竟寢

至正元年中書省奏海運不給宜令江浙行省於中政院財賦府撥賜諸人寺觀田糧總運二百六十萬石從之二十年貢師泰以戶部尚書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金陵之屬州溧陽田賦八萬石入海漕者七萬四千石於奇歲轉輸龍灣廣運倉由宜興無錫崑山嘉定四州之境出海入江至于丹徒歷金山及黃天蕩沂流而上風濤湍激累月然後能達其程二千五百餘里或遭覆溺寇攘之患

則爲費倍蓰至正三年行臺監察御史建議于臺以爲溧陽與宜興接壤舟楫之利瞬息可至曷若聽民築倉于宜興歲輸其租以給海漕則官富足而民力紓誠大益也或者憚于更張遷玩累年至至正丁亥御史大夫納麟蒞政南臺卒定其事民大欣慰

歲運之數

至正二十年四萬五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

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
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
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
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
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
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
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

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
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
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
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
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
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
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
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

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
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
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
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
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
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
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
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

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
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
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
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二十八萬六
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
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
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
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
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

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歷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十六石

按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

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舟貧乏耗損益甚魚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亾之患自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三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

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據浙西之地雖靡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兒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誥命士誠輸粟國誠具舟達識帖睦兒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

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

皇明

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分巡王獻

濟膠萊故道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於麻灣工未竟而止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門新河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濠麻灣口至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惟馬家濠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官勘報以無源水多沙磧而止萬歷初亦有建議行之者以費不貲報罷

巡按山東御史商爲正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澗泉瀦水通漕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以上係沽河流沙與土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
潮湧進淖沙勢俱難處欲由把浪廟北古路溝另開二
渠至鴨綠港纔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
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况古路溝未挑通
地脉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不湧入北海海
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
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二百兩去沙僅二尺路
止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復議築堤
約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

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至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
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先年胡給事中謂流
來之沙旋挑旋壅况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
帶水即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
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
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
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澇沙壅輒
復爲患徒費挑濬奏開報罷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云海運由浙西不旬月可達

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言之詳矣近年言者多厭河運之勞欲舉文莊之策乃猶有以海運爲不便者謂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以忍於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也且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符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衝決爲難竊以爲黃河之難不難於海也夫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古固北而今始南遷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不知其何說也

嘉靖三十一年給事中賀涇上疏云海運之說不講久矣一旦而議之未有不駭且疑者然使如先臣丘濬所謂泛登州由沙門島蹈風濤不測之險以犯倭寇出沒

之區是非不可講而亦不忍講也若新河既開有通運之利而無冒險之害則亦何所憚而不爲哉訪之膠州近淮人呼爲南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呼爲北海自南海而至淮僅五百里商舶往來百貨貿易迅風三日可達今膠已成巨鎮矣此則由海之岸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餘里泉貨所必經商賈所共由順風五日可達今亦已成坦途矣此則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前此不通運道何哉蓋自膠州之南海以達滄州之北海中間不通者百七十里之間見有新河一

道可以行舟而未之通者由馬家濠十五里爲梗耳濠底土石頗堅難於濬闢若併力疏濬此河則南北轉運之通特易耳嘉靖十四年山東海道副使王獻銳意訪求曾經督率工力專鑿馬家濠功已半成以遷代去繼之者不能就其功海濱之民至今稱惜乞遣官親詣膠州海口由馬家濠抵新河訪求故蹟加工開鑿則一勞永逸實貽萬世無疆之美不報

平度州崔旦伯海運議曰自南直隸淮安府淮河入支家河至漣子口河計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至山東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安東衛至膠州麻灣海口二百八十里風帆一晝夜自
淮抵膠矣由麻灣膠萊河至海倉大海口三百五十里
入海大海口至唐頭一百二十里唐頭至小聖廟洋二
百里小聖廟洋至北直隸小直沽河八十里又一百五
十里抵天津衛丁字沽風帆二日夜海倉亦抵天津矣
通計一千四百餘里而海洋之中不過六百里耳回視
登萊故道風濤萬里洋礁蜃集勢之險易懸絕所可慮
者膠萊河之淤塞阻滯不通耳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
宜巡歷登萊訪茲遺跡爲圖表之而新河之名肇矣嘉

靖十七年副使王獻慨然可任飭材鳩工建閘石基址
而新河之事興矣自此之後商賈雲集膠州平度隣境
十數郡邑之民仰給攸賴上年聞倭寇之變海防禁之
且議者有欲引濰水於上流又艱於地勢之下有以分
水嶺之高險而難於取鑿有以馬家濠苦頑石之嶙峋
有以麻灣海倉口慮潮沙之流動有畏秋溢之淤塞有
主決尺之高下有論工役之重大紛紛不決愚以爲東
塞沽河西塞濰河可以復海運避萬里風濤之險馬家
濠石峽五里王獻開鑿將成偶爲當道所阻事不底績

或欲兩頭置閘以蓄潮水通舟避險亦有可講者但曠日持久徒費工役近來客船多由薛家島迤東淮子口大洋轉尖入麻灣口自把浪廟入龍家屯石喇灣雖小石里餘亦易爲工五里至陳村閘舊時有壩遏沽河水不得東行而海潮止此不北矣大沽河淤壩漢唐以來古蹟尚存捲掃打壩橫遏沽水南下若大雨時行沽水泛溢則開閘以防其橫流春夏之交河水淺澁則閉閘以達其清派由小閘口入桃河十五里入吳家口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分水嶺乃白沙年久積沙所滲而淘

取甚易置閘障之以隔淤沙由河身堅固如鐵非頽岸崩崖之比也窩舖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堤作減水閘以約水北下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周家莊閘引大壩河與小壩河相通入九穴泊鑿渠五丈引水以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遏水東行自媒河以達膠河蓄洩洶泉皆如沽河事例以厚玉皇廟迤東水勢玉皇廟淺窄孫鎮口淤土稍費工力楊家園新河海倉大海口潮水時至乘潮可舉潮至呂橋亦不南矣河身比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之泊身頗高每遇旱乾則河水消耗每遇霖滂則野水
混合若將河身濬五六尺衆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堤
外取土重覆之以成水河減水開水有閘以時蓄洩則
水有歸向而淤塞之患免矣夫三百餘里之內今宜開
於挑淺不過百五十里耳以錢計不過七八百萬錢以
人計不過二百萬工以時計不過二年權度其疏塞之
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實社稷無疆之慶
也

何孟春曰國家就北建都郊廟 朝廷 禁禦邊徼凡

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祭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施
卹之費歲億萬計卒仰東南東南賦稅卒由河漕 京
師河漕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爲轉輸官
軍十三萬七千八百有奇舟一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
石帶耗六百萬有奇昔黃忠宣福嘗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
下行在戶兵部議時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便鳳陽淮
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地二百里內通舟楫處
擇荒閒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給官

牛農器未幾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攘事竟不行竊謂養兵之費宋受其弱而寓兵於農古聖王良法也沿河屯田之便誠有如所議者惜當時未有能毅然行之耳

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戶科魏時亮言遼陽自罷海運轉餉甚艱乞稍通舊路于每歲季或大熟極荒之秋間一行之仍厲禁譏察非常則山東米粟貿易既爲兩利萬一岔河戒嚴而襟喉之地可無阻矣從之 二年正月順天撫臣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

五百餘里可通漕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等官募諸縣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同原運官車駕海舟出大洋至紀谷莊更小舟運至永平倉其造船水夫諸僱募轉搬之費取諸漕運糧輕齎及食粟之餘者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遼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于計不便即如撫言等言謂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運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搬入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

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運薊州 上從部議
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
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由淮安靖江江浦歷新
開口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
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
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
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
濟餉道 上以爲事體重大遣給事中胡禎往視之禎
及山東撫按官議皆以爲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爲新河

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三百
餘里間親睹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
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
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濶廣
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
夏秋雨驟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
以數寸之流濟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諸
河頗多積水可因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
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之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接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 國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不行良由于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請亟罷其事并

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之既誤而復誤後人也 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維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可達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
海而渡風波難測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
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
失即千艘萬櫓可保無患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
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海防衛所大牙錯落又可以嚴
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戶部以爲海運法廢已
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
淮入海工部即發興節省銀萬五千兩充僱召水手之
費上從之六年三月總督漕運王宗沐條上海運

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撥糧額以便徵兌
隆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運以後請將淮安揚
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
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
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海運二十餘萬通計
運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
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
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
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巡鹽

衙門罰贖銀抵補 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
大台溫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
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運
海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
什物即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 一議防範
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
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 一議起剝言糧至天津海口
水淺舟膠須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糧百石給水脚銀二
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

官收候應用 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
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人十擔給票免稅以示
優恤 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
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
詔允行之 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宿遷至徐州三
百里皆淤而坡顧爲河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淮八
月入閘十月守凍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百艘
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
都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二四
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
逆流入淮淮不敵河故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致澱淤
既淤則必衝踈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
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議開膠
河恭令山東郡邑試之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
礪不可鑿者五十里有竒徒費無成議遂寢 時漕舟
敝者幾二千而漂沒又八百艘蓋幾無漕云于是科臣
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素好竒計力
主海運之策乃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

鳳陽等處宗沐疏畧云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夾渭
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
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
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
全無險則政和宣和受其敝我 朝都燕北有居庸巫
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漕猶憑左臂從左脇下取物
也元人用之百餘年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矣
從之遂以二十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
二十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

交擊之乃罷

支大綸曰萬恭王宗沐皆卓然名世之賢也中世徂近利而暗遠猷標門戶而忘國計立論者逞攻擊之私主畫者多退避之巧而高賢不究其用矣語漂溺則河安而海危語牽輓則海省而河費若一夫作難而瓜儀決堤徐淮潰河臨濟敗聞則舍海漕奚賴焉但太倉起帆元跡可倣而乃云淮安出海以避險不虞瓜儀之梗乎閩南商賈泛大洋經東海如馳道奚獨于漕運而難之

陸欽曰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煩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即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周弘祖曰淮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通新溝至安東縣有澳河嚮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漣河朱家

河白家河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蠻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涵爲太湖爲傅湖又有揚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連河海口自支家河至連河水程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通把浪廟新河口店口社陳莊小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社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

河集秦家莊海倉口至大海口共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云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東萊訪其遺蹟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近羅文恭亦取王議備載廣輿圖云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

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於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價十萬餘兩徐恪上漕河圖志叙曰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歎我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

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又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官軍樂於用命吳艘越艘燕商楚賈珍竒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筭自若視爲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哉

本朝海道附考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使到觀音山中洪
一路好行至礬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邊中
洪一路淺灘直過斬龍廟止至鮒魚廠東路至龍潭驛
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到金山寺
西首十餘里水緊不可拋猫寺北中洪都好行到礁山
門仔細戳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婆沙西北下戳
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中洪到孟子河西南好行東北
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嘴東南衝出有三四

里轉過南中洪戳水行使便是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
江中洪行使望西邊緊水洪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
出沙帶一條東南亦有沙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
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
子門淺塞打外洪過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北蝦蟇山可
轉中洪到蝦蟇山西淺水好行南有谷瀆港中洪有淺
水南有洪照黃恩舖占南岸行使到夷舖港南有淺灘
北邊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
戳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瞭角嘴南路於劉家港拋泊

一劉家港開船出楊子江靠南岸徑使候潮長沿西岸
行使好風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帶篷櫓搖過
撐脚沙尖轉過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東行使無礙
南有朱八沙婆婆沙三脚沙可須避之楊子江內北有
雙塔開南有范家港沙灘東南有張家沙灘江口有陸
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洲沙亦可避
之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風待潮落往
正東或帶北一字行使截水約半日可過長灘便是白
水洋望東北行使見官綠水一日便見黑綠水循黑綠

水望正北行使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風一日一
夜或兩日兩夜便見北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依針正
北望便是顯神山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東
過長灘依針正北行使早靠桃花斑水邊北有長灘沙
嚮沙半洋沙陰沙冥沙切不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內正北
帶東一字行使料量風沉日期不見成山見黑水多必
是低丁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邊有不等磯如筆架山
樣即便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是
成山若過黑洋見北洋官綠水色或隴必見延真島望

西北見箇山尖便是九峰山向北一帶連去有赤山牢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若牢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波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安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早門亦有漫灘也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拋擊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山便是顯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了但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峯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一轉過成山望西北行使前有

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島西小門也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口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換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碗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洋

往東收旅順口黃洋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
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有一
孤山望成兒嶺盡頭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
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
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看鳳凰山便
是和尚島烽墩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
亂礁避之三山北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
鐵山往西收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看塔山看
連雲島東北看蓋舟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

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收牛壯馬頭拋泊直沽開洋望東
拋南一字行使一日一夜見牛邊山便是沙門島若挑
南字多了必見萊州三山便挑東北行使半日便見沙
門島若挑北字多必見碇礮山往南收登州衛北沙門
島開船東南山嘴有淺可挨中望東行使好風一日一
夜到劉島收入宮前劉島開洋望東挑北一字轉成山
嘴望正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
見黑水好風一日一夜便見南洋綠水好風兩日一夜
見白水望南挑一字行使好風一日點竿累戳二丈漸

漸減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沙約一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漸挑西收洪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長沙地面即便復回望大東行使見綠水望東行使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收不着洪即望東南行使日間看水黃綠水浪花如茶末木夜間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稍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好風半潮北見崇明沙南見青浦墩沿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必是高了前有陰沙半洋沙嚮沙攔頭沙即是瞭角嘴北便復回往正東行使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收不

得洪即挑東南行使看水色收寶山如在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低了可見隔界大山一座使望正西挑南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使必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使見茶山收洪後住盡回帆程限一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一夜經至鐵山南面山前帶東鐵二字望南行使經至成山收入南洋望正南行使三日三夜經至桃花斑水邊望東行使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戳點竿尋投長灘一丈八尺漸漸減至一丈五尺望

西行戮楊子江洪如尋不見洪內望下使必見茶山至
茶山後水瀕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行使半湖便見崇
明洲如若風順一朝送至劉家港口內拋泊若船去回
須記桃花斑水北有半洋沙嚮沙陰沙在洋內須要隄
防凡空回還不可料程早早可使船小料亦如此即防
無礙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長樂港船廠門船水程地
頭預要水手船隻護送沿港海島其神仙壁碧水屋山
島去處古有賊船以一長便船開洋送至三岔河口如
過一日二日至古山寺登山送香燭防東南颶作潮大

過日平息送至望琪港娘娘廟前拋泊過日至長樂港
口過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過一日至總埠頭港過一
日至福州左等衛告要水手船送過一日至五虎廟總
山正北便是定海千戶所東南便是福清縣鹽場過一
日至王家峪海島拋泊過一日至北高山巡檢司西洋
山口好拋泊過一日至福寧縣晚收風火幫娘娘廟前
拋泊過了一日至滿門千戶所防有天霧晚收艤艘巡
檢司海口過一日至金鄉衛告要水手船隻引送過一
日至松門衛過一日至温州平阜縣平陽巡檢司海口

續文獻通考
卷之四十一
三十四

至鳳凰山銅盆山防東南颶作晚收中界山拋泊過一日至盤石衛但見天霧在中界山正北島拋泊過一日南風行使至晚收北門千戶所要尋捕魚小列船送過一日南風往北行使過利洋鷄籠山等潮可行至松江港松門衛東港拋泊見捕魚船十五六隻便是港口過一日等潮開船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晚收拋泊過一日離温州望北行使晚到桃青千戶所聖門口拋泊過一日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澗跳千戶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魚船過一日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

檢司要水手魚船過一日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東門拋泊要水手送過一日至定海衛放回金鄉衛盤石衛要稍水手離石浦港後門出過銅瓦山後沙洋半邊山党公爵溪千戶所望北行使至青山門亂石礁洋至前倉千戶所雙臍港騎頭巡檢司前拋過至大嵩千戶所過家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定海衛南門拋要稍水船送燒總福娘娘廟祭奠開洋望北行使至遮口山黃公洋至烈港千戶所海寧衛東三姑山望北行使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套水

淺望東南行使過晚拋船等潮過半日大七山小七山
過太倉寶塔望東北行使過兩日兩夜見黑水洋南風
使船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內懸山一座便是延真島至
靖海衛口淺灘可預避之

按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
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
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
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
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

洋落潮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
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至直沽其道差有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
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
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
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

續文獻通考卷之四十終

餘文地... 二十四...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